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十六回 學士懷忠假言認母 夫人盡孝祈露醫睛

且說包公見貧婆口呼包聊，自稱哀家，平人如何有這樣口氣。只見娘娘眼中流淚，便將已往之事，滔滔不斷，述說一番。包公聞聽，嚇得驚疑不止，連忙立起身來，問道：「言雖如此，不知有何證據？」娘娘從裡衣內，掏出一個油漬漬的包兒。包興上前，不敢用手來接，撩起衣襟，向前兜住，說道：「鬆下罷。」娘娘放手，包兒落在衣襟。包興連忙呈上。千層萬裏，裡面露出黃緞袱了來。打開袱子一看，裡面卻是金丸一粒，上刻著「玉宸宮」字樣並娘娘名號，包公看罷，急忙包好，叫包興遞過，自己離了座位。包興會意，雙手捧過包兒，來至娘娘面前，雙膝跪倒，將包兒頂在頭上，遞將過去；然後一拉竹杖，領至上座。入了座位，包公秉正參拜。娘娘吩咐：「卿家平身。哀家的冤枉，全仗卿家了。」包公奏道：「娘娘但請放心。臣敢不盡心竭力以報君乎？只是目下耳目眾多，恐有泄漏，實屬不便；望祈娘娘赦臣冒昧之罪，權且認為母子，庶免眾口紛紛，不知鳳意如何？」娘娘道：「既如此，但憑吾兒便了。」包公又往上叩頭謝恩，連忙立起，暗暗吩咐包興，如此如此。包興便跑至廟外，只見縣官正在那裡叱喝地方呢：「欽差大人在此宿壇，你為何下早稟我知道？」范宗華分辯道：「大人到此問這個，又問那個，又派小人放告，多少差使，連一點空兒無有，難道小人還有什麼分身法不成？」一句話惹惱了縣官，一聲斷喝：「好奴才！你誤了差使，還敢強辯？就該打了你的狗腿！」說至此，恰好包興出來，便說道：「縣太爺算了罷，老爺自己誤了，反倒怪他。他是張羅不過來呀。」縣官聽了，笑道：「大人跟前，須是不好看。」包興道：「大人也不嗔怪，不要如此了。大人吩咐咧，立刻叫貴縣備新轎一乘，要伶俐丫鬢二名，並上好衣服簪環一分，急速辦來，立等立等！再者公館要分內外預備。所有一切用度花費的銀兩，叫太爺務必開清，俟到京時再為奉還。」又向范宗華笑道：「你起來罷，不用跪著了。方才你帶來的老婆婆，如今與大人母子相認了。老太太說你素日很照應，還要把你帶進京去呢！你就是伺候老太太的人了。」范宗華聞聽，猶如入雲端的一般，樂得他不知怎麼樣才好。包興又對縣官道：「貴縣將他的差使止了罷。大人吩咐，叫他隨著上京，沿途上伺候老太太，怎麼把他也打扮打扮才好。這可打老爺個秋豐罷。」縣官連連答應道：「使得，使得。」包興又道：「方才分派的事，太爺趕緊就辦了罷。並將他帶去，就叫他押解前來就是了。務必先將衣服首飾丫鬢，速速辦來。」縣官聞聽，趕忙去了。

包興進廟稟復了包公，又叫老道將雲堂小院打掃乾淨。不多時，丫鬢二名並衣服首飾一齊來到，服侍娘娘在雲堂小院沐浴更衣，不必細說。包公就在西殿內安歇，連忙寫了書信，密封好，叫包興乘馬先行進京，路上務要小心。

包興去後，范宗華進來與包公叩頭，並回明轎馬齊備，縣官沿途預備公館之事。包公見他通身換了服色，真是人仗衣帽，卻不似先前光景。包公便吩咐他一路小心伺候：「老太太自有丫鬢服侍，你無事不准入內。」范宗華答應退出。他卻很知規矩，以為破窯內的婆婆如今作了欽差的母親，自然非前可比。他哪裡知道，那婆婆便是天下的國母呢！至次日，將轎抬至雲堂小院的門首，丫鬢服侍娘娘上轎。包公手扶轎桿，一同出廟。只見外面預備停當，撥了四名差役跟隨老太太，范宗華隨在轎後，也有匹馬。縣官又派了官兵四名護送。包公步行有一箭多地，便說道：「母親先進公館，孩兒隨後即行。」娘娘說道：「吾兒在路行程，不必多禮。你也坐轎走罷。」包公連連稱「是」，方才退下。眾人見包公走後，一個個方才乘馬，也就起了身了。

這樣一宗大事別人可瞞過，惟有公孫先生心下好生疑惑，卻又猜不出是什麼底細。況且大人與包興機密至甚，先差包興入京送信去了。想來此事重大，不可泄漏的，因此更不敢問，也不向王、馬、張、趙提起，惟有心中納悶而已。

單說包興揣了密書，連夜趕到開封。所有在府看守之人，俱各相見。眾人跪請了老爺的鈞安。馬夫將馬牽去喂養刷溜，不必細表。包興來到內衙，敲響雲牌。裡面婦女出來問明，見是包興，連忙告訴丫鬢，稟明李氏誥命。誥命正因前次接了報摺，知道老爺已將龐昱劊死，惟恐太師懷恨，欲生奸計，每日提心吊膽；今日忽見包興獨自回來，不勝驚駭，急忙傳進。見面，夫人先問了老爺安好。包興急忙請安，答道：「老爺甚是平安。先打發小人送來密書一封。」說罷，雙手一呈。丫鬢接過，呈與夫人。夫人接來，先看皮面上寫著「平安」二字。即將外皮拆去，裡面卻是小小封套，正中簽上寫著「夫人密啟」。夫人忙用金簪挑開封套，抽出書來一看，上言在陳州認了太后李娘娘，假作母子，即將佛堂東間打掃潔淨，預備娘娘住宿。夫人以婆媳禮相見，遮掩眾人耳目，千萬不可走漏風聲。後寫著：「看後付內。」誥命看完，便問包興：「你還回去麼？」包興問道：「老爺吩咐小人，面遞了書信，仍然迎著回去。」夫人道：「正當如此。你回去迎著老爺，就說我按著書信內所云，俱已備辦了。請老爺放心。這也不便寫回信。」叫丫鬢拿二兩銀子賞他。包興連忙謝賞，道：「夫人沒有什麼吩咐，小人喂喂牲口也就趕回去了。」說罷，又請了一個稟辭的安。夫人點頭，說：「去罷，好好的伺候老爺。你不用我囑咐。告訴李才，不准懶惰。眼看差竣就回來了。」包興連連應「是」，方才退出。自有相好眾人約他吃飯。包興一壁道謝，一壁擦面。然後大家坐下吃飯，未免提了些官事：路上怎麼防刺客，怎麼劊龐昱。說至此，包興便問：「朝內老龐沒有什麼動靜呀？」伙伴答道：「可不是。他原參奏來著。上諭甚怒，將他兒子招供捧下來了。他瞧見，沒有什麼說的了，倒請了一回罪。皇上算是恩寬，也沒有降不是。大約咱們老爺這個毒兒種得不小，將來總要提防便了。」包興聽罷，點了點頭兒。又將陳州認母一節略說大概，以安眾心。惟恐娘娘轎來，大家盤詰之時不便。說罷，急忙吃畢。馬夫拉過馬來，包興上去，拱拱手兒，加上一鞭，他便迎了包公去了。

這裡誥命照書信預備停當，每日至誠誠，敬候鳳駕。一日，只見前撥差役來了二名，進內衙敲響雲牌，回道：「太夫人已然進城，離府不遠了。」誥命忙換了吉服，帶領僕婦丫鬢在三堂後恭候。不多時，大轎抬至三堂落平，役人轎夫退出，掩了儀門，誥命方至轎前。早有丫鬢掀起轎簾，夫人親手去下扶手，雙膝跪倒，口稱：「不孝媳婦包拯之妻李氏接見娘親，望婆婆恕罪。」太后伸手。李氏誥命忙將雙手遞過，彼此一拉。娘娘說道：「媳婦吾兒起來。」誥命將娘娘輕輕扶出轎外，攙至佛堂淨室。娘娘入座。誥命遞茶，回頭吩咐丫鬢等，將跟老太太的丫鬢讓至別室歇息。誥命見屋內無人，復又跪下，方稱：「臣妾李氏，願娘娘千歲，千千歲。」太后伸手相攙，說道：「吾兒千萬不可如此，以後總以婆媳相稱就是了。惟恐拘了國體，倘有泄漏，反為不美。俟包卿回來再作道理。況且哀家姓李，媳婦你也姓李，咱娘兒就是母女。你不是我媳婦，是我女兒了。」誥命連忙謝恩。娘娘又將當初遇害情由，悄悄訴說一番，不覺昏花二目又落下淚來，自言：「二目皆是思君想子哭壞了，到如今諸物莫睹，可怎麼好？」說罷，又哭起來。誥命在旁流淚，猛想起一物善能治目：「我何不虔誠禱告，倘能祈得天露將娘娘鳳目治好，一來是盡我一點忠心，二來也不辜負了此寶。」欲要奏明，惟恐無效；若是不奏，又恐娘娘臨期不肯洗目。想了多時，只得勉強奏道：「臣妾有一古今盆，上有陰陽二孔，取接天露，便能醫目重明。待今晚臣妾叩求天露便了。」娘娘聞聽，暗暗說道：「好一個賢德的夫人！她見我痛傷人心，就如如此的寬慰於我，莫要負她的好意。」便道：「我兒，既如此，你就叩天求露，倘有至誠格天，二目復明，豈不大妙呢！」誥命領了懿旨，又敘了一回閒話。伺候晚膳已畢，諸事分派妥當，方才退出。

看看掌燈以後，誥命洗淨了手，方將古今盆拿出，吩咐丫鬢秉燭來至園中，至誠焚香，禱告天地；然後捧定金盆，叩求天露。真是忠心感動天地。一來是諸命至誠，二來是該國母的難滿：起初盆內潮潤，繼而攢聚露珠，猶如哈氣一般；後來漸漸大了，只見滴溜溜滿盆亂轉，彷彿滾盤珠相似，左旋右轉，皆流入陰陽孔內，便不動了。誥命滿心歡喜，手捧金盆，擊至淨室，只累得兩膀酸麻，汗下如雨。恰好娘娘尚未安寢，誥命捧上金盆。娘娘伸玉腕蘸露洗目，只覺冷颼颼通澈心腑，香馥馥透入泥丸，登時兩額角微微出了點香汗，二目中稍覺轉動。閉目息神，不多時，忽然心花開朗，胸膈暢然。眼乃心之苗，不由的將二目一睜，哪知道雲霧早退，瞳子重生，已然黑白分明，依舊的盈盈秋水了。娘娘這一歡喜，真是非常之樂。誥命更覺歡喜。娘娘把手一拉誥命，方才細細看了一番。只見兩旁有多少丫鬢，只得說道：「虧我兒至誠感格，將老身二目醫好，都是出於媳婦孝心。」說著，說著，不由的一陣傷感。誥命一見，連忙勸慰，道：「母親此病原因傷心過度，如今初癒，只有歡喜的，不要悲傷。」娘娘點頭，道：「此言甚

是。我如今俱各看見了，再也不傷心了。我的兒，你也歇息去罷，有話，咱們母女明日再說罷。可是你說的，我二目甫愈，也該閉目養神。」夫人見如此說，方才退出。叫丫鬟攜了金盆，並囑咐眾人好生服侍，又派兩個得用的丫鬟前來幫著。吩咐已畢，慢慢回轉臥室去了。

次日，忽見包興前來、稟道：「老爺已然在大相國寺住了，明日面了聖，方能回署。」夫人說：「知道了。」包興退出。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